

当代名家散文精品

# 离 ● 别

林非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夜，深沉得像坠入了大峡谷的底。在幽暗和迷茫中间，我缓缓地醒了过来，于是  
无穷无尽的冥想，犹似纷纷飘荡的云雾，在脑海里升腾起来……

长白山天池幻想曲

晨曦里的回忆

游戏的悲哀

记忆中的小河



I267  
474  
1

当代名家散文精品

林非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# 离·别

19980

夜，深沉得像坠入了大峡谷的底。在幽暗和  
无穷无尽的冥想，犹似纷纷飘荡的云雾，在

我缓缓地醒了过来，于是  
起来……



# 离 别

林 非 著

\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图文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225,000

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-4,000 册

ISBN 7-5039-1531-5/I·674

定 价:13.80 元

# 目 录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( 1 ) | 普陀山纪行             |
| (10)  | 从乾陵到茂陵            |
| (16)  | 庐山的云              |
| (18)  | 九寨沟纪行             |
| (28)  | 高昌古城              |
| (31)  | 三峡放歌              |
| (34)  | 长白山天池幻想曲          |
| (37)  | 黄河三角洲纪行           |
| (40)  | 黄州赤壁印象            |
| (43)  | 两晤卢舍那大佛           |
| (46)  | 武夷山九曲溪小记          |
| (51)  | 旧金山印象             |
| (59)  | 寻找鲁迅的足迹<br>——仙台之旅 |
| (65)  | 东京之夜              |

- (70) 汉城纪行
- (82) 一颗燃烧的心  
——悼念散文家吴伯箫
- (86) 零碎的回忆  
——记赵树理
- (95) 吴世昌小记
- (103) 秋日访冰心
- (108) 文学史家刘大杰的憾事
- (112) 回忆陈翔鹤
- (124) 怀念方令孺老师
- (130) 萧军二三事
- (138) 在伯奇教授家里作客
- (143) 竹内实小记
- (148) 郑子瑜印象
- (160) 记丸尾常喜
- (164) 一个在美国采访的台湾记者
- (171) 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
- (179) 我和牛
- (185) 再见,山内一惠小姐
- (191) “吃”的随想曲
- (195) 招考博士生小记
- (199) 一个中学生的悲剧
- (203) 老人

- (206) 分 手  
(209) 晨曦里的回忆  
(213) 平凡和怪诞的一夜  
(216) 游戏的悲哀  
(220) “白字先生”  
(223) 养狗的朋友  
(226) 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
- (230) 音乐的后迪  
(234) 生与死  
(237) 论潇洒  
(240) 生存,抑或死亡  
(243) 恐 惧  
(247) 买 名  
(250) 深夜的冥想  
(252) 向日葵  
(254) 车声隆隆
- (260) 儿子的生日  
(265) 记忆中的小河  
(270) 童年琐记  
(275) 离 别  
(279) 我的汽车梦  
(282) 小灾小难

(286)	读书纪历
(295)	愧为学者
(299)	母亲的爱
(304)	后 记

# 普陀山纪行

从宁波开往普陀山的轮船，上下两层船舱都挤满了乘客，就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。

我碰得真巧，这一天是阴历二月十九日，观音菩萨的生辰，用佛门弟子的话来说，算是有缘分罢。据说在这前后的几天里，观音菩萨常常会在那里显形，降福给芸芸众生，因此多少善男信女都在这日子里，急急忙忙地赶往普陀山。

在我坐着的长条椅子两边，有十来个穿得很整洁的老妇人，低着头，恭恭敬敬地念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在她们面前狭窄的夹道上，堆满了方方正正的黄布香袋，都塞得鼓鼓的；在那些圆滚滚的竹篮子里，竖着长长短短的蜡烛和线香。

夹杂在这佛门信徒中的青年男女们，有的聊天，有的打扑克，有的眺望着窗外碧蓝的天空和浑浊的波涛。

正午时分，当轮船快抵达普陀山时，海上刮起了大风。一阵阵的浪头跳出水面，凶猛地推搡着船舷，星星点点的浪花飞过甲板，溅入了舱里。船在不住地颠簸着。

坐在我身边的一个老妇人，眯着双眼，默默地望着海上的晴



空，手里捻着一支点燃的线香，重复地朗读着经文。一群老妇人跟着她的节拍，也高声背诵起来，竟压倒了一群年轻人的歌声。

一阵颠簸过后，风渐渐地静了，船又缓缓向前驶去。这会儿能瞧见普陀山的影子了，像一朵莲花似的，浮在远远的海面上；一团团的云雾匆匆从它顶上掠过，一会儿挡住了阳光，一会儿又将阳光倾注在这花儿上，使这朦朦胧胧的影子忽隐忽现，闪闪发亮。

“天光菩萨保佑啊！”又是我身旁的这个老妇人，禁不住嘟哝了一声。

“好婆，这菩萨也真灵。”一个小伙子凑过去跟她搭讪。

老妇人警觉地转动着眼珠，她也许预感到这小伙子是不会说出好话来的，很不快意地转过身子去。

在一片欢叫声中，轮船终于靠上了普陀山的码头。栈桥上挤满了挎着黄布包袱的香客，看样子都是急于乘这条船回去的。这海天佛国固然是神圣的世界，却终究不能久居，从哪儿来的，还得回哪儿去。不过他们的心里也许比来的时候踏实多了，因为据说只要是上这儿来烧过香，将来就会升入上苍的天堂。

船上的佛门弟子，不像他们那样带着疲倦和欣喜的神色，却以一种憧憬和期待的心情，涌向岸上去，涌向普济寺去。

普陀山是一个小小的岛屿，听这儿的的朋友说，只需要走上大半天，就可以在这小岛的四周兜一个圈子，然而这里历来号称是中国的四大佛教圣地之一，香火最鼎盛时，岛上竟有三百多座寺院。这普济寺自然是规模最大，名声最响的，听说每年有好几十万人来这儿烧香。

站在寺外杏黄色的粉墙底下，透过森森的古木，就可以瞅见大圆通宝殿顶上高耸的飞檐和斗拱，像是在向朝圣者招手。跨进大门，只见高高大大的香炉里，燃起了缭绕的烟火，显得庄严而又肃

穆。多少人在庭院里轻轻地走动，不敢吱声。

攀上石磴，就步入了宽广宏大的圆通宝殿。在这座正殿的供桌上，点满了硕大的红烛。供桌前面的大盆里，掷满了烧得红红的线香，浓重的香气和弥漫的烟雾，呛得人直想咳嗽，直想淌眼泪。在阵阵的烟雾背后，一尊两丈多高的毗卢观音像，好似站在云端中，慈祥地俯视着走动的人们，大殿两厢还端坐着几十座塑像，有的老态龙钟，有的年轻妙曼，有的腴腴文静，有的三头六臂，听说都是中间这观音菩萨的化身。

在路上就听人说，圆通宝殿能容纳数千人做法会，也不觉得拥挤，看来这并非是夸大之辞。我的几个旅伴刚走进人群中，就失踪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
善男信女们像排成了几百行的队伍，有的伏在蒲团上，有的干脆跪在青石板上，多少双惶惑的眼睛，都在仰望着重慈大悲的观音菩萨。听说有许多虔诚的信徒，从昨天傍晚就开始跪着念经，跪了整整的一个夜晚，想用自己的跪拜来乞求恩赐。

曾有人这样振振有词地说：人为什么要长膝盖呢？据说就是为了能够跪拜。不，人不应该跪拜，人应该挺立着生活，挺立着去追求真理！可是今天的世界上，还有多少人在跪拜啊！在美国西部的教堂里，我也曾看到过人们向耶稣顶礼膜拜，似乎跟这儿的人们同样狂热。我在当时就苦苦地思忖过，怎样才能使人们不去跪拜呢？怎样才能让他们自己挺立起来呢？

推推搡搡的人群打断了我的沉思，我赶紧绕着左右两厢走了一圈，见到的尽是神主牌位，密密地摆在供桌上。原来善男信女们为了超度亡故的亲人，正在让和尚们做水陆道场。

十几个披上袈裟的和尚，围了个圆圈，不紧不慢地走动，有的用双手搓着挂在胸前的一串佛珠，默默地祈祷；有的摇头颠脑，

嘴里念念有词；有的走一步，就打个哈欠；有的却斜瞪着眼，打量着从他身边擦过的人们，忍不住暗暗笑了起来。

听说一天做多少回道场，登记的人常常排不上队。像这样日夜轮番，光凭这寺院里的和尚，也实在应付不过来。好在做一回道场，可以有上百元的孝敬；只得出高价，从附近的村庄里雇人，剃去头顶上的烦恼青丝，权且冒充起和尚来，在法会中滥竽充数。那几个挤眉弄眼在傻笑的“和尚”，也许正是在这儿业余挣钱的吧。

法会繁忙，寺院招雇业余“和尚”，这倒给附近一些农民添了条生财之道；皈依佛门的和尚们，也有“奖金”可拿了，而且数字还不少。听这儿的的朋友说，岛上的僧尼们平时的生活津贴费很少，额外的收入却相当可观，要超过津贴好几倍。香火旺盛时，最高的可以拿到一百多元。这也许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数字，可是我在这儿人地生疏，又不好向主持寺院的方丈去打听；佛门清净，怎么好开口跟他们说钱呢？那岂不太无礼貌了！

在这大殿的角落里，就有个捐献处，男男女女排成了队伍，都爽快地从怀里掏出钱来，摊在桌上；登记的和尚握住了毛笔，将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的数字，一丝不苟地写在厚厚的本子上。有捐两三块，有捐十来块的不等，也有捐粮票的人。因为眼下粮食丰收，粮票不稀罕了，因此犯不着往本子上登记；只见那和尚匆匆地将它塞进抽屉里去。

捐钱的人登上名字，总算留下了凭据；这捐粮票的没有登记，将来菩萨要赐福的话，能找到这些施主吗？这也许是一个漏洞吧，不过大家并没想到这一层，照例默默地做好事，倒也很符合我们东方民族独有的高尚品德。

登完这一批施主，点清钞票之后，那和尚喘了口气，抬起头，机灵地朝我笑了笑，“同志，你是从杭州来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是来朝山进香的。”我也笑着向他点头。

“不会的。你已经在这儿半天了，我看得出来。”他眯着眼，抿着嘴，摇晃着光得发亮的头，又神秘地笑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紧紧盯着他的眼睛，逼着他答话。

“我整天到晚见的人多了，有知识的，见多识广的人，诚心诚意信佛祖的可不多哪！”他收敛了笑容，一板一眼地说着。

我哪儿是什么见多识广的人！他在跟我说客套话哪。不过这话的本意确实也不无道理，真正称得上有知识的人，恐怕很少会跪在地上，盲目崇拜那并不存在的菩萨吧。然而为什么也有才华横溢的哲人和艺术大师们，却去皈依佛门呢？为什么在西方还有得过诺贝尔奖金的自然科学家，居然在供奉上帝的殿堂中默默祈祷呢？是他们思索人生，却又找不到答案，才做出这种绝望的选择吧；是他们厌倦了庸俗的人世，感到无限的寂寞，想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吧；是他们想表现自己的愤世嫉俗和显示自己的放浪形骸吧。

“不，我很想研究宗教，可惜在这方面懂得的知识太少了。”我很诚心地向他倾吐衷曲。

他点了点头，正想跟我深谈下去，却有个冒失的小伙子奔过来，问他在哪里能买到去盖佛印的方巾。

“不是买，应该说‘请’吧！”我含着笑，校正小伙子的话。我虽然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不过我懂得，只要是盲目崇拜的对象，在人们的心里，总是至高无上和绝对神圣的。如果说是用钱去买的话，尽管是事实，毕竟会亵渎了这些伟大的事物；用一个很礼貌的“请”字，该会万无一失的。第二天当我登上佛顶山时，瞧见一座便殿的玻璃窗上，赫然贴上了“度牒已请完”这五个大字，我多少有点沾沾自喜了，觉得自己估计得还算不错。

不过从人群里走过来的一个老和尚，听到了我们的话儿，却很

086661

坦率地说，“是得要花钱买的，在外面配殿里能买到。”看来真正的行家是不计较形式的。

“同志，你说的是客气话，他说的是实在话。”那登记捐款的和尚笑得更爽朗了，这笑声中似乎还包含了一种渗透禅机的意味。

他正笑得通体舒坦时，有两个中年妇女走上前来跟他招呼。他翻了翻本子，让她们通报姓名。

“师父，你忘掉我们了？我们的法名，还是你前年给取的哩！”她们有点儿失望，也有点儿气愤，一齐吵嚷起来。

“阿弥陀佛，普渡众生，怎能忘却？”他双手合十，打起“官腔”来，说真的，这么多来自八方的施主，又怎能记住？

“师父，我寄的布，收到了吗？”

“师父，我寄的薏米？”这两个妇人像连珠炮似地抢着说话。

和尚赶紧挡住她们，挥了挥手说，“出家人哪里用得着这么多东西？”

“我们还有点儿心意哪。”两个妇人都掏出了钱包。

为了不打扰师徒们叙旧，我连忙告辞了，心里却赞赏这两位女施主，仅仅取了个法号，就念念不忘师父的恩典，实在是纯朴和质直的热心肠人。《论语》上也写着“有酒食，先生馔”，佛门的这一点惯例，倒与孔门颇为相似，真称得上恒河沙数，大同小异啊！

我刚走进旁边簇拥着的人群里，就发现了在她们的包围圈中间，正坐着个和尚，往白方巾上盖着红红的佛印，盖一个印往回收五角钱。有个乡亲发了狠，让这和尚在他的大方巾上盖了六个印，恭恭敬敬地递上三块钱。

在很多善男信女的心目中，这是进入天国的通行证。然而西天极乐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，许多人都是模模糊糊的，还常常会将道教里玉皇大帝管辖的上苍，和释迦牟尼管辖的西天混在一起，分

不开来。不过将话说穿了，管它是什么牌号，只要有升天的希望，就是最大的安慰了，多一个印，多一个进入天国大门的号码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怪不得排队盖佛印的人，竟像一条长龙似的。

我走出普济寺，在寺前的莲花池边徘徊时，又瞧见几个乡亲朝着暗绿色的池水叩头，磕累了，坐在石头台阶上张望起来。我也坐了下来，客客气气地说，“你们真诚心啊！”

“菩萨保佑我们，这几年日子过好了，手头盘缠钱也宽松了；得上这儿来多磕几个头，谢谢观音菩萨啊！”脸上长满了胡子，年纪显得最大的老乡，憨厚地笑着说。

“为什么观音菩萨前几年不保佑我们，这两年才保佑我们呢？”我寻根究底地问他。

“这是天意哪，谁说得准？”他抬起头，滞缓地眨着眼，眼窝底下的皱纹，都扭结在一起了。

一群群匆忙奔走的善男信女们，正穿过莲花池，在寻找着磕头的地方。我十分惊异于他们这种盲目崇拜的劲儿，竟是如此的执拗、坚韧和永不止息！

当我站在通往佛顶山的千层台阶上，瞧见很多人背着香囊，都是走上几步路，跪下磕个头，再往前走。这磕头跪拜的人流，像鞭子一样抽痛了我的心。

那些善男信女大概都深信“心诚则灵”这句话，据说只要一路跪着走到山顶，菩萨会永远赐福给他们。不过一丝不苟地坚持下去真不容易啊！多少人将膝盖跪烂了，头上直滴血水，还咬牙切齿地往顶上的石级攀去。

像不和谐的音符似的，有个年轻的妇人，在叩头前行的路上，常常多跨出几步去，这样来减少磕头的次数；她在磕头时，也只是双手作揖，头还没有碰到地面，又拔脚走了。几个坐在悬崖底下观

看的小伙子，都扮着鬼脸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像她这样地偷懒，连凡人的肉眼都瞒不过，还能瞒得了法眼无边的菩萨吗？

佛顶山的慧济寺，号称是岛上的三大名刹之一，比起普济寺来，殿堂要矮小和湫隘得多；不过在正殿前面小小的庭院里，焚烧的香烛却似乎不比山下稀疏。在扑面而来的香气和浓烟中，我又看到一群人在磕头跪拜。有几个穿得很摩登的男女青年，混在灰褐色的衣衫中间，像鲜艳的小花点缀着荒芜的草丛，太惹人注意了。

从佛顶山下来，才听说脚下另一座著名的法雨寺正在整修，门关得严严的，我就沿着大路，赶往这小岛最东端的梵音洞。听说这里就是观音菩萨显形的地方，谁要是诚心，谁就有希望见到。

站在梵音洞对面的石台上，隔着低洼的山谷，约莫有小半里的路程，可以将这景色尽收眼底。这确是个神奇的去处，竟像是谁从十来丈高的峰顶上，抽刀狂砍，直劈到山坡上，将这座小山削出一个通往天空的窟窿，又长又深，在两侧对峙着的峭壁中间，显得阴森森的。涌进这窟窿底部的海潮，轻轻拍击着悬崖，激起的浪花，散出缕缕雾霭，在这窟窿中打旋；湿淋淋的乱石，绿幽幽的草木，在云雾里出没不定。

当飘过峰顶的白云，掷下阳光的反照时，窟窿里顿时明亮起来，好像能瞧见这儿亮晶晶的水珠，在从谷底升腾起来的云雾里，闪闪闪烁；这自然可以凭人们随意去想象观音菩萨的幻影了。

多少人扶着石头栏杆，踮起脚，出神地眺望，想能找见日夜想念的观音菩萨。

“观音菩萨在这儿哪！”一个老妇人大声喊叫起来。

好几个人围住了她，焦急地问道：“在哪儿？”

她指着窟窿中间，依旧大声喊叫：“这不是吗？”

当人们都在回头寻找时，她跪在地上叩起头来。

“真的，观音菩萨在这儿哪！”有一个妇人似乎被她虔诚的跪拜点醒了，也叫嚷起来。

“在哪儿？我怎么瞧不见？”另一个妇人哭丧着脸，慌乱地张望着。

最先发现观音菩萨的那个妇人，依旧在不住地叩头。

真的会有观音菩萨吗？这老妇人当然在说谎，她骗过了别人，却还那样不动声色，多么狡诈！不过怎么能责怪她呢？如果这儿没有盲目和狂热的跪拜，她会想得到说这些谎话吗？说了谎话会有人相信她吗？只有在这种愚昧和迷信的氛围中，才会产生欺骗，而欺骗也才会有效。

瞧着熙熙攘攘的香客，在阳光底下匆匆赶路，我忽然觉得，这灿烂的阳光并不能照亮他们的心，只有智慧的光芒，才会驱散他们脑海里浓重的阴影。如果他们不是来跪拜，不是来做道场，不是来等候观音菩萨显形，而是来徜徉山水，观看海上的日出，琢磨庙宇的建筑，从这大千世界的一隅，思索历史的变迁，宗教的兴衰，来开拓自己的眼界，不是会更有意思吗？这样就肯定不会出现那些谎言和欺骗了，多少人也肯定会从晦暗的愚昧中间冲出来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现这样的景象呢？为了它的早日出现，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？



## 从乾陵到茂陵

汽车开出了西安市区，就在一片望不见边缘的丘陵地上，缓缓地攀登着。

这黄土高原上，有多少数不清的方阵：火红的，是辣椒；碧绿青翠的，是玉米；黄澄澄一片的，是刚收割后耙平的土地。这缤纷的色彩，这几何的图形，真秀丽迷人。庄稼人的手真巧，心真灵，我觉得自己似乎是进入了艺术家们精心开垦的花园。

在这些图案的外面，却又是苍茫、寥廓和浑厚的大地，层层地包围着它，不由得使我从心底里感到舒展，想要伸出手掌，触摸那离得很近的天空，扯几朵白云下来。

这片令人心醉的土地，实在太阔大了，在这儿可以顶着天，踩着地，干出多少事情来！得感谢我们多少世代之前的祖先，在这儿辛苦地耕耘、劳作和建设。他们描绘的图画，他们吟咏的诗歌，至今还在我们心里奔腾。不过他们做成的事情确实也不能算多，还有多少事，要靠我们从头去开拓。

在这高原上，望着头顶的云彩，沉思着天地的悠悠，回忆着祖先的足迹，我的多少情思，随着起伏的丘陵，越过人生，越过历史，